

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

——马克思历史观哲学境域研究

陈立新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意义的生存论证明:马克思历史观哲学境域研究
陈立新著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5

ISBN 7-81052-646-4

I 历 II 陈 III 马克思著作研究—历史哲学 IV A811.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562 号

历史意义的生存论证明

——马克思历史观哲学境域研究

陈立新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印刷	安徽省入歌印刷厂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开本	850×1168 1/32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印张	9 75
	发行部 0551-5107784	字数	220 千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 hf ah cn	版次	2003年5月第1版
责任编辑	高兴	印次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封面设计	孟献辉		

ISBN 7-81052-646-4/B·22

定价 18.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序(吴晓明)	(1)
导 论 “认识你自己”	(1)
一、哲学之思的知识论路向	(2)
二、领悟人的生存历史性的哲学革命	(10)
三、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的误读	(18)
第一章 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背景	(33)
一、从历史怀疑主义到历史的哲学认识	(33)
二、“普遍历史观念”何以可能	(45)
三、历史运动的逻辑表达	(57)
第二章 时代愿望的时代自我阐明	(70)
一、历史逻辑化的哲学批判	(70)
二、面向生活世界	(83)
三、历史性之为原则的确立	(105)
第三章 人的感性活动与历史来历	(125)
一、追问历史来历的必要性	(125)
二、历史在人的感性活动中发源	(136)
三、“自然界成为人”意味着什么	(151)
第四章 人的现实生存与叙述历史	(164)
一、人的现实生存之为历史内容	(164)
二、意识命运的生存论透视	(174)

三、叙述历史如何才是合法的	(185)
第五章 人类社会与历史真理	(199)
一、真理的生存论本性及其解读性意义	(199)
二、市民社会的生存论发现	(210)
三、作为历史真理的共产主义	(225)
第六章 马克思哲学境域的当代意义	(236)
一、走出理智形而上学的误区	(237)
二、自律的“历史学”之指归	(254)
三、当代人的解困之路	(276)
结 语 重读马克思	(287)
主要参考文献	(293)
后 记	(296)

Contents

Preface

Introduction Know yourself

1. the epistemological path of philosophical think
- 2 the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of grasping Man's existence – historicity
- 3 misreading of the ontological basis of Marx's philosophy

Chapter 1 the background of Marx's idea of history

- 1 from historical skepticism to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 2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dea of Universal History
- 3 logical expression of historical movement

Chapter 2 self – expounding of the times' wish

- 1 the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to the Logical – History
- 2 facing to the life world
- 3 establishing historicity as a principle

Chapter 3 Man's sensuous activity and the origin of history

- 1 the necessary of researching the origin of history
- 2 history rises from Man's sensuous activity
- 3 what does 'Nature becomes Man' mean

Chapter 4 Man's real existence and history narration

- 1 Man's real existence as the historical content
- 2 perspectiving the destiny of consciousness from *existential* ontology
- 3 the legality of history narration

Chapter 5 Human society and the historical truth

- 1 the *existential* essence of truth and the explanatory meaning
- 2 Viewing the civil society from *existential* ontology
- 3 Communism as the historical truth

Chapter 6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Marx's philosophical horizon

- 1 get rid of the shadow of Intellectual Metaphysics
- 2 a guide for the self – disciplined Historiography
- 3 the way out

conclusion reread Marx

main bibliography

postscript

序

吴晓明

若干年前,我们曾提出阐扬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任务。初始只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课题,后来却有了一些反响和支持,关于这个题目的文字似乎也逐渐地多了起来,这是颇令人感到振奋的。但我们也时常在寻找一些机会,借以申说这一课题的由头和主旨,换言之,这一任务——阐扬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或当代意义——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依据怎样的理解而被课题化的。陈立新博士的著作再次提供了一个因缘,使我们能就上述问题有以申说之。

上一世纪的社会历史运动,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历史事变,似乎使得马克思哲学的“处境”有了极大的改观,似乎有必要在理论上对这一哲学作某种形式的辩护,似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这一提法本身就已经从属于某种辩护了。然而,真正说来,我们所倡言的这一课题,与其说是辩护,毋宁更准确地说是阐扬与述作,是经由这一阐扬与述作来切中当代人类的重大问题,并就时代的本质与核心有所道说。大体说来,“辩护”往往是就其所失者而言,“阐扬”与“述作”则总是就其所有者而言;而我们在20世纪的“历事”中,恰恰目睹了马克思哲学之“所有者”如何以一种历史的“揭蔽”方式强有力地显现出来。如果说,在这一显现过程中毕竟也有“所失者”,那么我们想说的是:此处所失者,蔽也;蔽之失,本来不值得特别惋惜的。

但是,要能够切中当代人类的根本处境、并就我们时代的本质与核心有所道说,惟赖真正当代性质的“哲学”——即真正当代性质的“思想之事业”。当现代(即近代)哲学或者固执于自身、或者完成于知性科学,从而历史地流于纯粹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之际,上述那种重大问题便或者全部落到其视野之外,或者其应答也全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失语症”。在这种情形下,所谓切中时代核心的本质道说究竟是否可能?或者,究竟在何种立脚点上才是可能的?我们的回答是:第一,这是可能的,第二,它在澄清整个现代性的前提并划定其界限的立脚点上才是可能的;并且因此,第三,马克思哲学具有此等切中核心之“本质道说”的承当。事实上,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意义上来说“阐扬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课题化的。

与这样一种课题化的方式相适应的,首先要求把马克思哲学当做真正的当代哲学来加以领会和把握。我们当时就此在哲学学术上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马克思哲学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乃是当代哲学,而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现代哲学。此一性质上分野的界标,可以约略地在“后黑格尔”这个短语中得到提示。但是,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直到目前仍然具有的强有力的统治,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被汪洋大海般的现代性所包围,因而其立场,特别是其哲学立场,几乎到处都是依照或经由现代性的框架——无论是使之作为知性科学,还是使之作为“价值因素”或“宗教因素”——来加以解释和把握的,易言之,把马克思哲学置于近代哲学的框架中来理解。诚然,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很少可以被归咎于某些个人之主观理解力的薄弱或故意曲解,倒是更类似于某种“命运”般的东西——它使解释或理解遭遇其支配或强制。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便立即面临着更加繁难的任务,而这一

任务的繁难性恰好与一般地承认马克思哲学之为当代哲学的轻易性形成对照。如果我们撇开马克思哲学的反对者和批评者不谈,那么,要承认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或者当代意义也许并不困难:事实上,这种承认还往往是相当轻易的。正像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我们能见到这种承认一样,在他们的批评或者反对者——例如卢卡奇和柯尔施——那里同样能见到这种承认。但是,在口头上承认是一回事,在学说的终局上巩固地建立起这种承认则是另一回事。而我们却经常看到,包括上述二者在内的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或者在开端、或者于中途、或者至终点,总是这样或那样地稳当地落到了现代性之下。如果说现代性的哲学核心可以一般地概括为形而上学的话,那么上述的那种解释总是如此稳当地落到形而上学之下。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哲学之洞穿一切知识论路向上的哲学神话学并由此而终结全部形而上学一事,终究是蔽而不明的。于是,我们总是会面对这样的问题:知晓并且承认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并因而力图在解释中超越现代性框架的努力,何以一般地总是可靠地落到形而上学之下?在已然经历了20世纪的整个经验之后,我们的回答是,在关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种种承认和述说中,几乎在根基上都是不假思索的,换言之,几乎都未曾真正由存在论的根基处深入地检讨过,从而那些被直接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就往往以挪用或假借的方式被认可,并以类似于“理性的隐秘判断”的情形作为“根基”起作用。因此,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更为繁难的任务实则是:由存在论的根基处深入地检审并阐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不难看出,这一检审和阐明的核心在于,经由马克思哲学之本质的当代性,来瓦解整个作为意识形态的神话学,来洞穿全部形而上学的秘密;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经由这样的“瓦解”与

“洞穿”，来把握马克思因终结全部形而上学一事而在存在论根基处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当代意义。因此，我们上面提到的所谓“后黑格尔”这一短语的意思实则是：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神话学，终结全部形而上学。在这里，“黑格尔哲学”不是指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指形而上学之一切——亦即整个“柏拉图主义”，或如尼采在“上帝死了”这一警句中所提示出来的全部“超感性世界”。很显然，要真正做出这样的检审与阐明，研究工作不仅是繁难的，而且要求深入，一句话，要求及于存在论的根柢。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将研究的路径概括为“对话”——呈现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真正路径乃是“对话”。这里的“对话”一词取最广泛的解释学上的含义，因此它首先包括狭义的文本解读，其次它意味着与我们时代的基本境况形成本质重要的关联，最后，它特别切近地（就哲学探讨而言特别直接地）要求着这样一种对话，即与当代西方哲学——首先是形而上学的反叛者和批判者——的对话。就作为路径之“对话”的意义及内容，我在其他场合合作过详细的说明，这里只需再指出一点，即：马克思哲学按其本性来说，不可能“孤立主义”地生存，因此它必须而且能够同当代生活以及同当代思想形成最广泛的对话；并且这种广泛而批判性的对话应当迫切地深入于存在论的根基处，以便使一种寻根究底的阐释能够通达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敞开状态。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初始是陈立新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因为它周全完善、无可挑剔，而是因为它到处都是努力与探索的痕迹，并且到处显现出一步一步的前进。这部书的主题是阐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并且力图从存在论的根基处去进行阐说，而研究的路径除开专注的文本解读之外，主要是与当代哲学的对话，特别是与海德格尔的对话。就此我想多说几句·

虽然海德格尔在颇有卓识地提示马克思哲学之意义的同时仍然完全错估了这种哲学的根本性质,但其基础存在论的制订与开展却确凿无疑地提示了超越近代性阐释的可能性;在这种阐释的可能性中根本地要求着终止形而上学的种种倒退,并令此等倒退成为哲学上的“丑闻”。这样说决不意味着要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置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而只是提示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意义首先在于避开危险,亦即避开使阐释重归形而上学的危险。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发将不可避免地同海德格尔形成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目前形成的还远不是结论,而是某种视域的开启:它使在形而上学语境内被全然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

陈立新博士能够身体力行地去从事这样一种繁难的研究,在我看来已属难能可贵了;而他在这一工作中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实在更令我感动。因为我太了解他刚入学时的状况了,他进步很快;而所有这些进步,都是靠勤勉扎实的努力换来的。至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我不想多加评论,那是应该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的。正像我在前面已提到的那样,这部书到处都是探索与努力的痕迹;既然如此,那么它的优点并不在其完善性或周全性,倒是在于其探索性,在于由此探索性而来的未完善或不周全。如是,则就读者而言,对于这部著作——因而也是对这一探索性劳动——的合适态度或方式便是去阅读它、理解它,或者进而去批评它。而就作者而言,则是将这一探索性的工作不断地推进下去,强有力地推进下去。这是一项不易的工作,在我们目前的时代处境中尤其不易,因为它是一项守护思想的事业。但正因为如此,我想对作者说:这一孤独的事业任重而道远,勉乎哉,勉乎哉!

2003年暮春于复旦大学

导论 “认识你自己”

地球上一出现了人,自然界自在的变化过程便立刻受到牵制。而且,因为人的力量的渗透和参与,这一过程有时不得不改变方向甚至被迫中断。可以说,人类是惟一的一支能够与自然界相抗衡并对之施加作用的力量。然而,人外化自身的本质力量决不意味着人的存在就是自明的。随着人日益增多地与“身外的自然”发生联系,说明人“自身的自然”之存在根据就愈益迫切。这是人的“遭遇”,也是人类生活的价值。就此言之,“认识你自己”成了人安身立命必须加以回答的课题。无怪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Montaigne)就十分清醒地看到,正如神不应有绝对的权威一样,人也不应有盲目的优越感。在他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每个人应该“我思考我自己”。^①

那么,“认识你自己”如何可能?问题的提法本身要求我们重返人类思考这个问题的哲学历程。

^① 转引自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一、哲学之思的知识论路向

苏格拉底最早赋予这句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箴言以哲学之意味：第一，“自知其无知”；第二，人有对一切穷根究底的自然倾向。在苏格拉底的视野中，“认识你自己”的目的是要达到灵魂的完善。这直接是苏格拉底对自己同时代人提出的道德要求。苏格拉底开始把哲学主题由外在自然转向人类自身，开启了呈现人的存在根据、考问人的行为合法性的哲学运动之先河。“从此以后，认识自我不是被看成为一种单纯的理论兴趣”，也“不仅仅是好奇心或思辨的问题了，而是被宣称为人的基本职责”。^①就是说，经过苏格拉底的改造，“认识你自己”已经跃出了一句道德箴言所具有的那种影响力和感召力，而升华为哲学学说的最高使命和根本主题。在此，尤其值得我们回味的问题还在于·苏格拉底的哲学运思有着何种路径依赖？在苏格拉底的哲学实践中，“他清楚地看出，流行的伦理的和政治的谬论产生于对真理意义的全盘误解，全部情况的关键在于知识问题。怀有这种信念，对人类理性有解决那时代实际困难的能力抱有乐观的信心，他肩负起他的任务”。^②含有“陶铸”成分的“苏格拉底讽刺”和“接生术”乃是要“从我们表象、经验中的特殊成分引导出朴素地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某种普遍的东西”。这种“普遍的东西”就是知识，就是美德，就是至善。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探讨了“思维对本质的关系问题”。“用近代的术语说，就是主观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② 梯利《西方哲学史》，第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与客观的统一”。^①至此已经十分清楚,苏格拉底运思之路径依赖就是后来发育为成熟形态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知识论哲学。这种滥觞于巴门尼德的知识论哲学,经过苏格拉底“心灵的转向”之中介环节,上升为西方哲学“认识你自己”思想运动的基础话语,成为哲学之思的一个重要的曾经是惟一的路向,其影响至今犹在且十分强劲。可以说,在苏格拉底之后,到黑格尔为止,人类认识自我是从知识论哲学路向发展中获得了精神支持。换言之,知识论哲学路向的演变记载着人类认识自我的心路历程。

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把握了苏格拉底的基本原则的全部真理,这原则的本质是在意识里,本质为意识的本质。这就是说,绝对是在思想里面,并且一切实在都是思想”。^②这表明,柏拉图是知识论哲学谱系中的一员。柏拉图对知识论哲学路向的贡献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论证知识产生于“理念世界”。柏拉图划分了两个世界——“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前者是变动不居的,是感觉所把握的对象,是不真实的现象世界,产生“意见”;后者是永恒不变的,是理智所把握的对象,也就是理念世界。理念是自在自为的实体,是万物原始、永恒、超越的原型,它先于、脱离和独立于事物而存在。由于知识是思想同实在或存在的一致性,所以它必须有一个对象。柏拉图把这个对象归结为“理念”,知识就是对理念(共相)的把握。柏拉图正是通过设定“理念世界”来界定知识的本性,由此保证知识存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这种哲学致思,实质上就是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把寻找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当做哲学之本务,而这一本质纯全是概念的、逻辑的。其二,阐释“知识何以可能”。柏拉图认

①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58、109、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1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为,“心灵包含着本质的东西在自身之内”,“心灵即是以其自身为对象的东西,或者自己为自己而存在的东西”。但当心灵把自己的本质当做与自己对立的“他物”、当做自身的“否定者”时,心灵就处于“意识困惑”的状态之中。受到如此之刺激,心灵便开始扬弃作为“他物”的假象,而意识到自身,于是就达到了知识。可以看出,知识不过是心灵重返自身的过程,是心灵对已经存在于自身内的东西的一种“回忆”(remembrance)、一种“深入”。灵魂是心灵的一个环节,灵魂是不死的,而“灵魂不死是与灵魂亦即能思维者密切联系着的”,思维又是灵魂的“实质”,所以,人因“回忆”而得的知识是不会枯竭的。^① 柏拉图强调心灵、灵魂、思维都是“自在自为”的,都是“共相”,通过“回忆”能够达到对“美”、“善”、“正义”等最高理念的认识,因而知识具有普遍的效准,而被认知的东西是完全意义上的“存在”。柏拉图就是这样以“灵魂不死”和“回忆说”来论证和解释“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实际上把知识当做思维反思的结果。

黑格尔称柏拉图为“人类的导师”,不消涉及其他的方面,仅就柏拉图上述两点贡献而言,黑格尔的评价绝非言过其实。尽管柏拉图理论中存在着诸多困境,但上述两点贡献足以奠定其在知识论哲学“家族”中的地位。论证知识存在合理性可靠性而形成的本质主义,始终是知识论哲学路向演历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阵地;而对“知识何以可能”的阐释,实际上为以后的先验主义提供了思维资质和文化背景。在柏拉图之后,知识论哲学路向所讨论的问题形式各异,但这两个问题在各家各派的学说中皆有所体现,成为永恒的话题。而且,柏拉图以“理念”为核心的形而上学,通过形形色色的分流和扭曲,规定了后世知识论哲学的

^①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182、183、1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概念方式,为之建构了基础话语,因而也被奉为圭臬。从此以后,执于概念、逻辑、反思,就成为知识论哲学路向的一般外貌。可以说,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做过重大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创立了知识论谱系的正统,为后来的知识论哲学的运思提供了先在的思维范式。经过柏拉图的奠基,知识论路向的发展宛如一道洪流,离开源头愈远,膨胀得愈大。既然如此,我们便要追问:由柏拉图奠基的这种哲学路向对于人类认识自我起着何种作用?或曰:知识论路向哲学之思的合法性根据何在?后世的哲学家都不遗余力地为这一问题提供论证,寻找肯定的答案。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在对“四因说”的探讨中,用“形式”取代“理念”来证实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且,亚里士多德通过创制形式逻辑表达了“思维和存在是一致的,真理是思维和存在相符合”^①的知识论旨趣。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通过对上帝存在的辩护和证明这种颠倒的形式来延续人类认识自我的思想进程,所遵循的哲学路径仍是知识论。黑格尔指出:“在经院哲学里,思维和存在的本性并不是研究的对象,——它们的性质只是被假定的罢了。”“他们的思想是枯燥乏味的理智形而上学”。^②经过文艺复兴对人的“重新发现”(主要是彰显人的自然属性),近代社会便以相信人类理性的能力、对自然事物的浓厚兴趣、强烈地渴求文明和进步等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特征。处于如此之时代精神氛围之中,哲学把被放逐的“人”重新“请”了回来,致力于“此岸与彼岸的和解”,而“人类理性如何达到真理”则被确定为哲学探讨的主题。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真正出现,在于在思维中自由地把握自己和自然,从而

^① 梯利《西方哲学史》,第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327、3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思维和理解那合理的现实,即本质,亦即普遍规律本身。”^① 黑格尔这段含有自我表白之意味的议论,实际上是指,富有逻辑惯性的知识论哲学路向在近代发展为成熟形态。这就是以他在纯粹概念、逻辑、反思基础上论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标志,获得了完备的概念形式和理论体系。这一成果的获得,是从笛卡尔开始的。

堪称“近代哲学创始人”的笛卡尔,“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他主张,哲学的“第一要义”就是必须“怀疑一切”,即抛弃一切假设。只有让心灵摆脱一切日积月累的种种偏见之后,人的思维才能“清楚明白”,才能达到真理。笛卡尔坚持普遍怀疑,为的是给思维提供一个“纯洁的开端”。做了这番工作之后,笛卡尔认为,“我思维”是确定的不容怀疑的,“我思故我在”是“第一号最确定的认识”。在这一命题中,“我”不是“感性之我”,而是一纯粹“思维之我”。作为存在的思维,以及作为思维的存在,就是对“我”的确认。在“我”的基础上,思维和存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我思维,所以我存在”并不是一种逻辑推论,而是“我”这个“纯粹意识”本身所固有的。相对于其他命题,这一命题的确定性是逻辑“在先的(prius)”。可以看出,经过笛卡尔的努力,哲学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基地。现在,真理被看做是从主体思维中产生出来的,是人“心”的产物。罗蒂说得好:“笛卡尔的心的发明为哲学家们提供了新的立脚点。它提供了一个探究领域,这个领域似乎‘先于’古代哲学家对其进行议论的那些主题。再者,它提供了一个领域,在其内与单纯的意见相对立的确定性得以成立。”^② 笛卡尔奠定的理智形而上学基础,是知识论哲学路向中思维范式的重大转折,为其后的哲学思考提供着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②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11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